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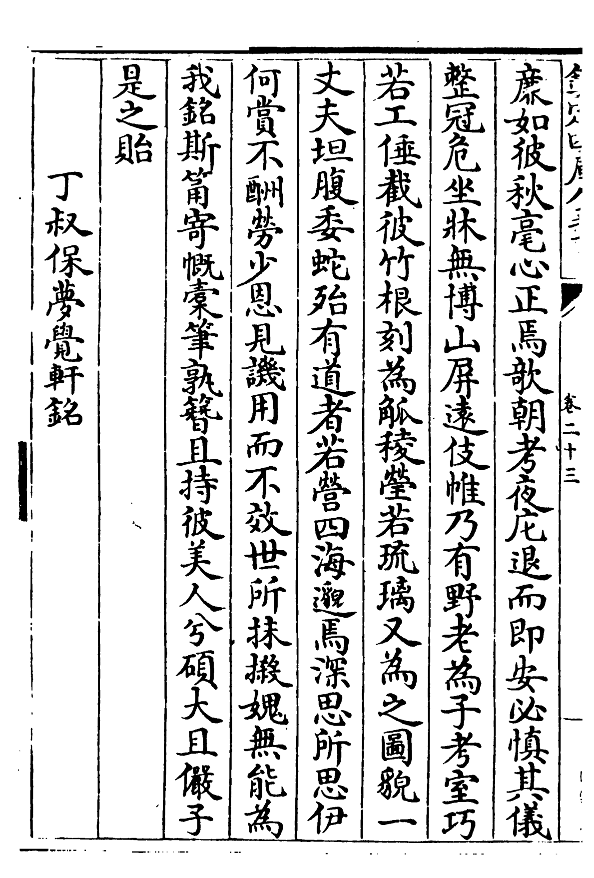
學古緒言卷二十三

明　婁堅　撰

雜銘二首

友人朱叔子手製筆箭寄上韓大理請為之銘

猗管城子或含或濡卷舒隨時黙不求試試即霞舉乃見其奇用之書獄其所平反審克無疵用之彈壓朝廷以肅廉有詭隨晉而宅揆濁可使清傾可使夸我之察



廉如彼秋毫心正焉歆朝考夜庀退而即安必慎其儀整冠危坐牀無博山屏遠伎帷乃有野老為予考室巧若工倕截彼竹根刻為觚稜瑩若琉璃又為之圖貌一丈夫坦腹委蛇殆有道者若營四海邈焉深思所思伊何賞不酬勞少恩見譏用而不效世所抹摋媿無能為我銘斯箴寄慨槖筆孰簪且持彼美人兮碩大且儼子是之貽

丁叔保夢覺軒銘

傭奴也而夢為君富人也而夢為僕晝夜豈有分而孰為此反覆夢果妄耶覺果真耶形之拘拘乃遺其神神何為者無晝無夜無寤無寐而命物之化别夢於覺夢也㝠㝠悟覺亦夢覺乃惺惺衆所共營吾能勿爭衆所同去吾能勿怖以我夢空破我寤執寤亦非真執亦不立是為大寤庶其保護

贊九首

歙江君洎配羅畫像贊

士也而徙為賈夫已爭尋常辨良楛矣而不失為士者匪利之没而義以為祖也女也而行為士夫已稱詩書訓緐呰矣而不失為婦者匪剛之乘而柔以為砥也去夫黃山白嶽鴻鵠之所控摶而遊於五茸三泖蛟龍之所屈蟠族黨稱之里閭信之謂范在陶謂光配鸞不知者以為轝而其知者以為平世之考槃

題畫魁星贊

予昔於琅邪王氏見所藏星宿畫像葢摹唐人蹟也世

俗所畫魁星於帝車之斗魁杓七星及文星戴匡六星玄武天廟六星一無所肖不知始於何時疑俗工為之耳顧於綴文之士有昜焉因為之贊

列星之降咸陟於皇有吉有凶垂象之常凶維險賊吉則易良或屈枳棘或登巖廊率以文售庶幾德將有播其惡在貴愈狂有流其膏雖昇日章天耶人耶一否一臧匪已之求而星是禳徒文之炫而實靡當其所為慶鮮不為殃

題大士贊

寂然宴坐而坐撫大千熾然説法而一念不遷豈不獨無而彼獨然泉出於山放為漪漣壅為汙瀆本一清泉凡夫本覺諸佛匪懸從寐而覺旣覺而圓尚無始卒豈有偏全我聞斯語於大覺仙惟熏惟脩則幾乎賢

楊裕州像贊

吁嗟乎楊公是能以經術起家俾後有承而前有光燦然而暐曄者其早達之文章肅然而治辦者其歷試之

弛張今之儼然在圖目光炯炯而神采揚揚者孰爲渝而孰不亡至於用之未盡其才年之未滿其志自昔賢而每歎吾何從而問之於彼蒼

葛實甫像贊 有引

洞庭葛實甫往歲浮舟東下於友人席上一見語合知其爲讀書自喜人也居常見伯兄震甫以能詩稱於人人即亦學爲詩當其得意似不肯多讓然予頗疑其貌鬚髯奮張眉睫間常有精悍之色必不徒以漁父老也

君嘗客徐州從蕭碭間豪儁遊遂慨然有志當世思自
奮於功名為國家干城禦侮之臣而未有當也會其所
親有客居余邑者間歳必一來來即數相過從因乞為
像贊益予嘗自謂生長瀉鹵之鄉每思放浪於湖山而
君更去其浩渺之觀汨汨焉若不能少自逸者此若不
可曉然其實一也譬夫抱幽憂之疾則企羨遊仙甘麴
蘖之味則不堪枯寂其於内不足而不能無羨乎外等
耳曷足怪焉贊曰

子之家山水奇絶殆與人世隔子之平生以詩人自命豈與庸庸者而為役顧乃舍舟楫於江南而走風塵於淮北盍吾覩子之貌而得子之心寧有多鬚而赤頰詟然若有所自喜而肯以自暇逸為適者乎

洞庭張君像賛

貌莊而色腴蒼然兮飄鬚吾以窺其廡隅殆當世之通儒耶而玉也終韞褐也晏如自託於山澤之臞假令其早歲獲售豈肯局促效轅下駒為顧安得快風活水一

艤一詠䌛嶶舸而揚十幅之蒲於春秋佳日長嘯傲於五湖

吴宜仲小像贊

澹然而蕭疎其山澤之臞乎而目若有所營葢託於藝事以自娱乎嘗試與之言筆墨之適手筭俱忘至其與物肖也曾不遺錙銖殆其觀物也審而與之遇者在意匠之初乎若夫與世異趣而屢空晏如儻亦可得而摹乎

羅谿王翁畫像贊有引

王翁家治城東南數里外族之人皆聚居焉遂稱於邑曰楊涇王氏以農起家比於素封羣從子姓又以詩書之業潤色之翁為人坦然長者邑有賦役嘗先衆入任其劇前後為邑者凡賦之事必諮焉有相與競者每屬與其議雖未嘗一一别白是非然以不茍為利終不至名譁取怨也是歲秋杪翁届七十多往獻壽焉而其婚家朱君獨先期致翁畫像請為之贊予以謂富壽康寧福已備矣身好為德而後之人咸思奮於經術殆未有

艾也秋爽正新釀秫以為酒魚蟹以為饈嗅萸菊之幽芬接親朋之情話生人之樂復何以加此贊曰

龎眉飄髯有類山澤之臞者其貌之謖謖耶斂容守口每羞里閭之俠者其中之𣰰𣰰耶有詩與書不忘鋤櫌既富且壽所寶儉慈其知者曰此其為腹不為目者耶而不知者猶以為容容之福

殷先生畫像贊

吾始識先生於既强雖坎壈是纏而神采孔揚往往以

文而吐其芒得酒而託於狂波濤翻於唇吻而雲霞爛乎纖緗彼舐筆而貌之者烏能彷彿其中之所藏洎乎始衰乃仕於時有來自京師言其貌不加老獨色若降而畢氣若降而夸殆將圖迴天下於掌上而退守其雌然名日高矣而衆莫與親官屢進矣而歸猶食貧向之挾文酒而自雄者出之以感慨而益振若此人者必能使後世想見其風神目烱烱而顏蒼蒼置其峩冠繡裳而布袍幅巾不知者其以為山澤之遺民耶

題跋十六首

跋蘇文忠墨蹟

坡公書肉豐而骨勁態濃而意淡藏巧於拙特為秀偉公詩有云守駿莫如跛蓋言其所自得於書者如此此卷為北歸時答謝書予所見公遺蹟獨楚頌帖用筆與此相類彼似少縱而此則穩重皆可想見純綿裹鐵也今為辰玉太史收藏惜卷首脫數行屬予補之公書自不容輕補特以此書極文章之妙致得展卷即一誦公

全文亦大快也今世之重公文又十倍於翰墨至其悟解處或似好事家多不辨公書真贋抑又何耶末段然則則字葢公名之誤今裝潢跡分明非筆誤也

跋張氏聖教序

吳江張畟度重裝其大父某公所藏聖教序帖寄示王辰玉及予屬跋其後予性躭書於古人筆意微有窺然不能以紙墨辨高下如好事家也此帖傳世頗有院本之目獨黄長睿以為皆逸少極蹟韻故自高後人學之

不能至耳竊意右軍書必變化多奇渾涵不露不應勁峭一律乃爾正如百衲由乞假而成安知其中不無唐初名筆耶搥搨既久欲得完好如新者要為未易予少時嘗見唐三丈道述所藏是未斷碑佳本後歸王奉常今亦不能憶矣頃又見邱五丈子成藏本其拙處幾同真蹟惜殘闕不全周覽此本亦不多讓異度其寶藏之至於字畫之妙的為唐以前書須辰玉一抉其秘非予所能知也

記蘇長公二別號

東坡此書古淡遒勁雖知好公書者未必能識也予嘗見別本及士大夫家摸入石者要當以此本為真正又紙尾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印葢公自黄還朝旣哀而思其卽墓去作此書不逺兩别號殆相繼於元豐元祐之間也當時如宗室令畤嘗從公為頴州倅亦札記及此而南渡後雖馬端臨之博猶以老泉為明允别號至本朝楊升菴其該洽為一代所推亦仍其誤故并識之

使覽者有考焉

書四十二章經後

此經之來東土也或曰此小乘教也迦葉摩騰竺法蘭恐人之未必信受而姑以易知者先之也予讀之再三以正思惟求之竊以謂斯言似之而非也釋迦之教固有權有實有漸有頓謂此四十二章者靡所不該可也讀之者見其數數於持戒離欲而以意小之也佛不言無脩無證乎又不言方便門如化實聚云云乎儒者之

言仁義同於布帛菽粟老氏之言人人能知人人莫能行皆此類也夫道豈真有大小哉友人楊汝戢作放生亭於其州城之西數聚善信而為會焉予以為即放生即大乘菩薩之因也故書此以貽之而并識予之所以讀是經者未知其果能不謬焉否也

題手書遺教經後

右遺教經共二千三百七十八字佛滅度時垂訓弟子之所説也觀其首持戒次節所受次除睡眠次制瞋恚

次滅憍慢次絶諂曲次少欲知足次離閙精進次不忘念次脩習諸定次增益智慧而終之丁寧於戲論放逸雖略說法要而五大部之旨不過是矣無頓漸無大小乘住是法者則聲聞緣覺之所證也無所住而生其心者摩訶薩之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而如來之因地法行也如吾孔子刪述六經渾浩淵深矣而論語足以蔽其旨學佛者舍是而譚禪悟譬儒之蔑四端五常也終戲論耳圓通寺僧以素卷乞書此經將以是為莊嚴佛土

乎則弄沙成塔等是宿因如將直求之身心乎則始乎珍重木又終乎無放逸已矣僧名文福類不徒為道人之名者故書畢又以是告之且願凡我展誦者雖白衣亦皆作是觀可也萬歷乙巳九月望敬題

書平淮奡雅及碑文後題

予昔未更名前不記何年為叔美寫柳州平淮奡雅筆稚不足存叔美乃裝為卷綴繭紙其前再以乞書因為作小草錄韓碑文此文典重簡質得大體雖旋仆於元

和然李義山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顧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而蘇長公亦有千
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公碑之毀不
毀固不足為公文重輕也先友張二丈茂仁每言入蔡
擒元濟皆李愬之功而碑不詳非紀功之體俾後於何
考且失師武臣心非公文之至者予以謂文之繁簡自
有體裁公叙愬功一則曰釋賊將用其策戰有功又曰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夜半到蔡破其門何嘗

不歸重於愬若加詳則公之序不曰一二臣同乎又不曰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乎詩又不云惟天子明惟斷乃成乎且愬之勲名國史有傳家廟有碑何虞不詳詳之此碑非體也昔太史公作史記以屈賈合傳至班漢書始具載治安諸疏葢子長以為不書不虞其言之無傳也況此碑本為天子平蔡作寧不重專斷而顧戰功之詳乎若曰帥臣之功由天子之斷也是宜詳不詳則當時之所以平蔡者不著以是論公斯文吾

又奚暇與之辨哉

為友人寫韓送王含序因題其後

世之稱韓文以怪怪奇奇吾尤重其大雅卓然獨不羣於流俗蘇長公云文起八代之衰以此耳而憒憒者乃曰古文之法亡於韓不知其所謂亡者何等也此誠兒童之見所謂蚍蜉撼大樹者惜也貽禍聾瞽自弘治至今能知誦法公文不隨時代為髙下者賴吾吳二三名公乃至邇年凡操筆為舉業者人人以古文自命彌不勝鄙倍

矣予為平仲錄此文為其能言所以學孔氏之意真孟荀之儔也視區區焉以闢佛老重公文者不有間乎平仲之鄉先達有歸太僕熙甫其門人弟子之稱述或不盡泯泯平仲其必不以斯言為狂妄耳

書敬姜論勞逸後

子魚致繭冊屬書國語季敬姜論勞逸一篇意在詒遜順之謀以燕敬事之子耳予嘗慨道喪世衰父兄之教不過於文詞子弟之率不過於科名未有以禮法為重

者非獨稍長而然也自出就外傅亦知有不帛襦袴乎有夏楚以收其威乎孔子所謂欲速成而非求益者比比是也雖有嚴父授簡幾能出諸袖中而誦其言不遺者乎予嘗欲與同人擇古禮之易行者及本朝會典之所明禁者躬先之以訓于家顧以衰晚舉子舐犢為慙猶幸食貧布衣疏食冀得免於慆心溢志而於禮終未有聞也所以訓勅之寧見謝於樸野毋取慆於儇薄如是而已顧安可必耶若夫恣柔愛之道而不失雍睦之

軌彼葢能以身為教者此尤未易以庶幾也書畢識之以見余兩人之志之同耳

題草書杜詩後

自唐殷姚選唐詩宋嚴氏以禪為喻至高氏之品彙出而世漸不識詩之有真皆皮相耳以故於子美之詩且有優劣之論葢律體之自創絶句之恠奇其入選者希矣如此非獨不知杜且不知漢魏况三百篇哉此猶均屈氏騷也而不無置論於卜居漁父者耳予以為苟出

於傑然超然則雖宋與漢唐作者何異若苟以形似而已吾未見其果有合也元微之詩云杜甫天材頗絶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可謂真知之矣而韓昌黎猶有蚍蜉之誚則尤高出於其上矣雨窻為李為輿司農作草書因偕以此質之不知亦有合焉否也

題手書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後

友人有致二卷乞書前後赤壁賦者展卷見畫固已不

樂既而思之此二賦誠謫仙人語豈容俗工便知若後賦不畫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乃悟今世畫手葢未嘗讀賦者為不少矣至舟中畫一人若僧者似謂同遊果是元公此又不足怪也又嘗見他書有謂坡公誤以赤鼻為赤壁者非也公别有書賦後約二百言是元豐六年秋題首言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

縣竟不知孰是蓋公既借曹公以發妙論猶後賦鶴與道士云爾豈必求核而不知者遽謂公未暇考所見殆與此畫手同信知癡人前決不可說夢也

寫蘇長公秋陽松醪二賦後跋

信筆作草書素盡又及於楮覺筆墨氣韻便爾有分非楮不逮素也聞之郡中善裝潢一老人自嘉靖中倭夻入犯後絶無佳紙其言殆不妄今吳俗雖趨於靡工巧或有加於前而絶無注意於紙者可見俗之所騖於文

字筆札獨草草不能精諦矣東坡諸賦世人知有前後赤壁皮相者猶或訾之能言秋陽者凡幾矧於松醪耶記公小簡有手書此賦寄人子弟云以發少年妙思又有書賦後云予與吳傳正為世外之遊將赴中山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别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一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而傳正尚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鬚筆及其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其甥歐陽思仲

使西授傳正且祝深藏之云云公之遺蹟或尚留人間或已化為塵土所不可知而斯文之傳固無窮期也予好公詩文前後所書甚多雖字畫不足珍或託於公文而俱永然意尤在世人能得之於語言蹊徑之外何必區區求之字畫哉

手書蘇長公問養生後題

竊嘗妄論六經之外文之譚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撮二書之勝無如蘇

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為怪奇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間至歐學韓而益暢之并去雕刻而務出於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於用虛而筆力豪橫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逮矣予既節錄諸家之書又錄公此文以見公之所謂辭達葢如此也

書雜錄唐宋諸家論文簡牘後

予自中年後頗知好古讀古人之文知其所自得皆高

雅不同於流俗又證以所聞於長者乃知近世所號為古文詞直以應俗而已未可言文也凡為此者失不能識真故耳比因靜之兄致繭紙索書為節略唐宋諸君子所以論及於文字者分真行草大小錯出雜錄數條以應之知靜之必愛其所論不復計予書之工拙耳

題手書東坡文後

東坡公之文人知其不鉤棘而奇不繩削而合華然浩然為古今文人雄豪逸宕之宗至其悠然以長淵然以

遂可想見公之胷次坦洞夸曠必非世俗之君子所可幾者他人未必能知之也故予為子魚録此數篇各有深意初欲録東臯子傳後題較酒經似更有味然愛其韻語又簡而曲折盡意故不能捨也若東臯篇自當寫置坐右髣髴日侍公於酒間耳

草書東坡五七言各一首因題其後

世之論古文者謂法亡於韓而予以為賈馬之後獨韓最高雅如進學解斅答客難解嘲而為之然皆不擬其

詞格而命意尤醇雅真儒者之文也至其詩尤不宜於俗讀調張籍一篇雖盲聾可幾於聰明矣宋人之詩高者固多有如蘇長公發妙趣於横逸謔浪盖不拘拘為漢魏晉唐而卒與之合乃曰此直宋詩耳詩何以議論為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予喜字畫多寫唐宋人詩文以應來索者盖數以此語告之

手書東方客難篇後題

歲辛丑季夏雨涼如秋方枯坐憂歲聊以筆硯可親無

風燥日炎之乖漫寫東方荅客難篇葢自曼倩創為此文而觧嘲荅賓戲達旨應間之篇紛紛繼作然獨子雲可以追配崔班而下不無靡矣至唐韓退之始變其音節而為之體氣高妙非東漢以後可得而同也而世俗聵聵猶以時代論古人之文亦陋甚矣予書此文葢重其始然味其詞旨如所謂脩學敏行及自得云庶幾能知道者至容之設難止援蘇張而曰澤及後世葢輕世肆志之旨有在言之外矣此雖揚子之廣肆或未必與

之齊也

學古緒言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學古緒言卷二十四

明 婁堅 撰

題跋十九首

為人寫赤壁賦後題

東坡此賦予嘗見雙鈎郭填本淳古無出拖筆益得意書也恨不獲覩真蹟耳未幾或以勒石亦自可喜不逮摹本遠矣頃有以素卷索書念真者在前欲肖彌遠不

若自為書應之間有似摹倣者記憶在心手適與俱也此文與世俗異者二字自注者一滄海作浮信是句中有眼共適作食葢用釋氏書聲是耳之食色是眼之食味長不可與適等也又更字下注平不注則讀者必且謂意同復字矣以長公雄文意到筆隨何嘗作如此推敲識此即於讀古文詞庶不草草然非獨此也有好為高論者其失與此異而其妄尤不可不拈出為狂率之戒公之謫居豈遂能無動於中傷之徒此賦篇終借水

月發端以暢所欲言固騷人之重曰也其誤以赤鼻為赤壁或亦故為錯謬以避讒與不然以公博洽未應於平生數過及久羇之地猶未識曹公喪師逃竄處也又賦乃騷類往往寓近於遠借淺為深此賦卒章正其本指首援曹困於周終於一毫莫取人生有盡長江無窮首尾相應而近有好為高論者訾末段為虵足立論為腐迂若然則此賦雖不作可也未知結撰安論文章後生誤信將墮渺茫誠不可以不辨

書揭鉢圖後

頃過崑山憶昔所與俱來者强半已非其故况客中之舊好乎獨於王以寧兄得共從容間又攜示仇實父揭鉢圖葢臨李伯時本也然譬猶未識其人偶覩畫像而妄言肖否其孰信之所據吳沈二跋耳而文定首言五代人所繪即非摹李沈又及於着色即非白描豈裝潢之或誤歟余昔於京口識新安丁南羽見其畫佛像老筆紛披於簡澹中出奇古歎曰此其為學吳道子者歟

比歸又於友人沈公路處得見羅漢渡海圖一卷變幻百出莫可端倪而纖細妍妙極於毫髮則又歎曰不知李龍眠更當何如凡余所未獲見而髣髴焉者其持論每如此以寧凡試別以示識者不知於鄙言亦有取焉不也即據所稱此繪賓伽羅故事當必有考而釋典或載賓伽羅此云青目蓋論主之一人亦不詳其為波旬也當更於翻繹名義一編求之率爾獻疑誠所未暇耳

書東坡孔北海贊後跋

東坡之為此贊葢其末衰之年而頼濱歸自嶺南則為管幼安贊皆有慕乎其人而託之文詞以自見也二公少以侃直不阿見擯然長公不慎數以言語忤人而次公不然崇寧僉人直以黨籍錮之耳世之鄙夫麤知議論古今者妄謂北海之死固所自取雖其才略亦豈足辦操先主於斯時自救且不暇而謂能誅之可乎篇末言方操害公惜無復魯國男子皆非實語悼公之深而傷時之無復斯人耳讀此文者勿如癡人之聽説夢可

也

又

余喜讀東坡文以為世俗之步趨古人者皆優孟之學孫叔敖耳公為韓廟碑言其文起八代之衰自宋至今有識者莫不服膺近始為掇拾雕繢者所汩亂靡然從之殆若效南蠻之駃舌而笑諸夏之為陳人也予喜韓蘇之文誦讀之暇手書卷帙者數數矣至其詩多有獨創而高奇不無信筆而率易然性所偏嗜亦時諷於口

焉嘗我而當者嘗改容謝之不復與諍論然中心之好終不為衰減也獨時之輕詆妄目以今而不古所不能為洗滌胃腸徒付之竊歎而已此本為老友陳士遠寫既題其後矣世或有與我同好者又當以一言告之如其萬斛泉源不擇地可出者聽其評論可也

題嬾園主人秦心卿畫卷後

嬾固非世間法所宜至於藝事益有精思積習而終不能造其微者其可能人之力也所不可能天之分也昔

聞書畫家特於神品之外別標逸品吾雖未能知然亦未敢遽論也意其超然脫去繩墨而默與之合則逸者耶若曰更有加於聖不可知之域則過矣此余平日之持論也顧年欲倍心卿而嬾復似之未能相求於嬾園然聞其嬾而妙得畫趣意其為品之逸者歟不知直以嬾故工耶抑百凡皆嬾而獨此擅場者亦復以習慣遇之耶輒因鄒李兩君子而質之彼不有秘焉則吾必有合矣

弇州公手札後題

淑士僉憲將之浙江臬致此卷屬為之跋葢其先公子晉先生與同伯司勲同年登第而司寇公以未到部前寓書京邸歲巳丑夏六月也書詞自首至尾皆信筆直掃而覼縷盡意可想見公之孝友慈愛於言外矣揣以今日物情必且迂迴婉曲以為奬為勸豈能於怱遽中吐露諄懇乃尒耶若子晉甫之守官嘗見其為刑部郎時平反手筆凡數十紙如衡之平如燭之明真能使老

吏愲服而愚民不寃惜乎蚤世未究其用然即此可以無負公之拳拳矣某方弱冠即獲侍公既壯辱與公子姪同研席雖不遭時不我棄也尤忝司勛忘形之交恨無生者不媿之報執筆豈勝汗顔

書金氏世德後

昔吾嘗聞之長者以爲人之所重正在才耳苟爲無才將無木强之人乃以德稱乎予竊疑其不然夫所謂才者德之見乎其用也非儇巧捷給之謂也匪才幾無以

見德而德不足則才之為累求為尋常人而不可得矣予友金子魚叙次曽大父而下三世之懿德不備載銘墓之文而特述其友愛大節卓然異於流俗者至豫石先生穆然魁然既以有聞於時矣而不幸齎志以夭子魚以為其才無可表見而其德皆足以昭示來裔書以示後之人俾知紹聞焉固不必侈為之辭也當秋田翁憫其伯兄以長賦抵罪不顧閨房之私而潛罄其橐金以償也知有吾兄而已豈復為食指計哉及逸齋翁繼

之謂吾為家督而不能庇兩弱弟苟吾有餘力即吾有餘媿矣於是獨身役於官幾盡亡其産此其於友愛皆若饑食渴飲然根於天性動乎至情而不自知其然所以為異於流俗者也跡不離乎田畝名不動乎公卿而隱然以篤行為有識者之所重斯所謂不爵而貴者耶雖其子若孫能以詩書發跡然豫石先生之後幸有子魚而亦不遇以老竆以為富貴榮名乃天之間有厚於斯人非其所操以為福禍也如使人人而按其行事以

究論其所享不合者常十九矣賢者恒自愛而不求其多不肖者務足欲而不顧其後以俗觀之豈非不肖者之計工而賢者為獨拙哉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為也益自德下衰德若近於無才而才不必皆出於德吾見夫世之所稱德者僅小德而自矜才者乃不才之尤也故夫天人之際知其為命而俟之聖賢之徒也意其由我而强之才偽之失足斯狂悖而已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窮通之有命則夫等骨肉於吳越較得喪

於毫釐者豈其無才尋常人猶且恥之矣嗚呼人孰無兄弟乎孰能愛其兄若弟而至不顧其身與其妻子者乎茍金氏之後人世世常知有斯德乎雖才不逮人可也

書封節婦金氏傳後

昔者嘗怪劉向為列女傳自有虞至漢文之世上下三千年間而僅止百人然且及於孽嬖法戒兼焉何其書之略也又其所列為節義若魯陶嬰梁高行陳少寡者

不過二三人甚簡編之缺軼而湮滅無聞者爲不少矣即不然意者非其人實難或亦采風表宅者之弗及圖歟以予所聞於境内若嘉靖中宣孫兩節婦相要約以立節從容就死有烈丈夫之風尤所謂卓然者未幾同時疏上詔旌其門至今灼灼在人耳目也今又得封瑗妻金氏於前之烈不少讓焉邑人以爲榮且曰幸生平時士大夫未聞有仗節死義者而僅得見之於蓽門少婦咸庶幾其不泯泯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豈不信哉傳

稱婦之嫁瑗瑗已病瘵既而歸寧即私語其母封郎如有不諱兒再見無期矣比歿將遂絕水漿以身殉舅姑強之食乃食久之聞葬有期意常在同穴也因問姑當為幾室見姑若不領者至暮邀至其卧內與語良久及别去遂自經死世嘗謂婦死貞臣死忠義等耳而不知婦為尤難夫士大夫委身殉主以名義自許不同尋常一也名遂身榮圖報萬一易為感激二也事迫勢危匪異人任計無復之三也若為婦者刑耳割鼻猶可以誓

仰事俯育猶可以報閶門而言方績而歎猶可以訓死何為者其不得已而死必若陰瑜妻荀斯不免耳吾以為若前後三節婦皆計其所處之難而早自引決者也其於殉義若寒而衣若饑而食出於自然非獨輕生亦豈有意為名節者哉以今聖明久道方隅晏然士生其時雖以諫諍死職下者幸亦無其人焉而感慨節烈之氣時一見於嫠婦此誠世道所繫而在事者所宜亟圖也有如節婦而朝廷不及旌是謂蔑彞倫而墜教典其何

以示於閭里而傳於久遠使後之視今不知高行之永淪而徒慨卹典之或漏豈不可惜也哉

書除夜元日唱詶詩後

公路之欲有見於當世人知之其外莊而中伉頗不宜於流俗人亦知之少壯時績學綴文必求合乎先民之程度人未必能知也近歲病痺閒居意不自得或寄情於音樂以少解其牢騷然非其好也至其論古人之文以快然滿志為高讀古人之書以雜然並陳為樂希有

能知之者矣顧性既豪舉又不屑意治生加以醫藥百須貲産澌落處之夸然杜門以一編自娱遂將進而與古之賢達為友有能知之者誰乎予既與通家託契雖以伉直簡率往往拂忤於俗而君獨若有意乎其人也數相與倡訓凡余手書君積而成卷又綴烏絲於卷尾予昨呈除夜元旦二詩君亦有還示喜其胷懷日益灑落有以自樂也而語既瞥拔押韻尤奇險輙復次其韻焉而君即送卷屬寫此四篇且識其歲月故并及予之

似能知君者如此

書吳光啟摹刻太原遺蹟後

王文肅公書小楷清整秀勁大可徑寸者尤骨重脈和特為合作尺牘多信筆為行草初不注意求工閒居喜為後學指摘經義忽遽出之自然遒勁有峻拔之氣葢於光啟尤數數也然不肯對人捉筆相去尋丈間但見迅疾如飛而多造於遒美學憲公書未獲多見而所覩皆華潤充悅殊有逸態即此可以得其槩矣編脩君天

授既優工力日深小自指頂而上至徑可二寸皆極娟好更饒風骨又大而四五寸拈古人佳句或為人題齋閣牌額大至尺餘皆不煩繩削而趣溢出更假之年直可追躡北宋名蹟方之元人欲分雅俗以俟後來其何敢譽光啟以懿親夙好能謹蔵之又能摹刻以廣其傳不私為一家之秘尤為足尚豈止好學喜事而已

書贈戴元瑞

予頃以衰嬾足跡不數過城闉惟花時乃一踏郊原晝

出而暮還以為常如南翔里多平生素交兼有古刹閒寮之遊覩而歲不再往即往亦未嘗久淹況其人之幽居而逃名若戴元瑞者又何從而識之友人徐克勤過余而亟稱焉曰是常感異夢不竟學以干時頗以古詩文自娛又好遊佳山水所至輒淹留忘反蓋與予之癖癖者異趣而乃有意於予之一言豈其博涉好奇耳目所及有神往而即心醉者乎顧余則何以得此君家本新安東來憩南翔荒江寂寞猶且為之滯淹今去而遊

金陵江山之雄秀古今興亡之遺跡騷人墨客之憑弔皆足摩君而助其悲歌感慨也是且忘其故鄉而何舊遊之足戀予雖欲識面其又可冀乎姑書此爲贈以當晤言而已楚之黄有許君伯隆嗜學而工文予之所獲交也昨歲亦有所屬碌碌未暇以應君盍往從之遊且爲謝不敏焉非久當有以復也

同辰玉編脩和東坡殺戒詩後題

予自和此詩不三歲已從蓮池老比丘受不殺戒是歲

夏末舉一男辰玉病漸增聞之而喜先是嘗勸予再納婢笑而不應茲又謂曰亟宜求乳母予唯唯而已至冬首遂設齋供告於佛菩薩像誓不復近內逮明年歲暮兒痘脫痂君雖病困聞之喜甚嘗對予以指畫几曰吾昔謂君迂而近腐今不腐亦不迂矣蓋君之病得之連喪子既悲且鬱火上攻痰日壅而不知者厚誣以漁色可歎也適為公振先生錄此三詩因識其末或有展覽信斯言之不誣其必不同流俗人之毀譽矣

書贈張二丈詩後

右詩為先友張二丈茂仁賦先生年甫及耆耳後又十六年而逝今犬馬齒且六十有八矣追念疇昔相從豈勝慨歎先生之學尤長於讀史其論古文辭以西漢及唐宋作首為宗師少嘗受業於歸太僕故持論特為真正不規規求肖其口吻形模而自然超妙者為合作其所一切抹撥皆世之高名人也予與其子仲慧及表兄唐叔達葢數聞而深信之此卷為麻城梅公振先生書

天啟元年四月廿八日也

題手書壽榮堂記卷後

予遊杭時尚未有男而室人方娠同行者各有祈於天竺予雖入舟即已蔬食止酒然但瞻仰再拜默以證空爲禱而已是歲又六月予復聞生今已踰十齡可示以斯文矣文成後嘗手書一通揭之於堂今且紙敝墨渝因斵銀杏塗以鉛粉再寫易之而龔甥儉化欲乞舊本以去余知不足存也乃復爲書此卷憶自爲此記錢二

文仲與最先見往為張二丈茂仁稱之末幾張特來索觀讀再過欣然歎賞留話至暮乃别此兩先生皆年逾七十而歿歿復皆數年而予亦垂老矣所稱學佛者一為雲栖蓮池和尚一為徑山慈音禪伯慈音吳江人也始以藝文交好旋以禪悅久要聞其尚健而自度尚能入山或可得一慰斯懷耳

題弘宇先生影答魑魅詩遺蹟卷

自予舞勺而學塗鴉君與先子同硯席而仲叔皆在門

牆視予益九年以長乃折行輩而許接武於搞華惜也

屢困場屋歲晚而僅得為諸生師比其歸也乃見窘於

雀角鼠牙向之嘐嘐其英者不圖蹭蹬而鈍於爬沙嗟

嗟人固有幸不幸時安在剛方之必不如柔和夫推舟

於陸涉川以車世固無是理太行之折軸而衝風之壞

檣其又何耶景答魑魅篇以恢奇寓其偪仄凜凜有英

氣而豈與草木同毀折者哉必且鏟厥塊壘陟彼巔崖

無魑魅無景亦無答揮斤八極而遊之乎無何有斯大

夢覺矣

為筆工姚元之題筆譜

少時見友人作字每用新筆輒扵書燈上微燎其頴然後濡墨子誚之曰君殆為趙文敏所誤趙之云右軍書蘭亭是用已退筆葢見其藏鋒歛鍔而意其或然非定論也不然夫豈不知鋒藏畫中是用筆秘密藏顛扵守郡勝會賦詩題叙而反欲以退筆見長耶鋒藏畫中正逸少之自喜詡翰兩擅者也如趙云云幾扵埋沒右軍

用筆矣且使後人求全筆工將令如元之單當於何處生活

申太夫人壽詩卷後題

大雅之既醉說者以為備五福焉夫愛其人頌其德而祝之萬年宜也然惟孝子能廣其善於天下使人有士君子之行而莫不享太平之福蓋其始君子以錫厥庶民而究也天下所同願於君子亦若或錫之詩人之指與箕子所稱汝則錫之福者何異有若少師申公之侍

太夫人可謂備福矣即欲琱飾蕪詞以侑萬年之觴譬如稱海岳之崇深有能盡其形容者乎顧獨自有感也夫公之焦思極慮回斡元氣在上之初年迨踰一紀而始乞其盡瘁之身奉太夫人以歸君臣之際始終之恩禮以視今日何如哉進欲效於匡弼而宮府未能盡同退欲完其身名而去留或難自必雖綸綍為榮鼎食為養中必有不樂者矣將德之與福亦異乎所遭而公固適際其盛歟竊以為如公處此必能轉移明主於時日

之間而非他人之所及知者惜乎不使天下之見之也

胡明府長安詩草題辭

昔嘗論詩以爲得其在語言之外者而追琢加焉可也若規規焉以求合於古其形彌近去之彌遠矣斯言也誠與時異趣未必其有合也頃侍明府胡公聞其議論不自意海濱欵啟而所見頗與通人合其幸不見笑於大方矣及讀長安諸篇尤洒然異之夫古之君子有晚獲一第而齷齪曠蕩之感若不能自持至今爲有識者

所竊笑豈所謂懽娛之詞信難為工歟抑垂老氣衰卒然而吐其中之所欲言固不覺其陋歟如公年甫壯盛所自期甚遠其於一時之得失葢已輕矣感時撫事而自託於登高能賦非明發之懷則急難之情也非寓言於靜好則起興於嚶鳴也至其他流連光景之詞皆可想見胸次之超然非苟而已也且吾聞士大夫白首都門每苦困於塵鞅況於偕計之日釋褐之初曾幾何時乃能以翰墨之清麗寫性情之悠邈有若斯乎宋玉有

言口多微詞學於師也今世詞賦之學絶無師承獨敏者能之意者亦受之天歟盍始吾得公於政事信其為豈弟君子庶幾政成人和桀驁者無求逞於嚚訟詐援者無中飽於脂膏鳴琴而治之於是焉興學校育人材使之忘衿佩之悠悠頌楊舟之泛泛豈不盛哉乃今也又得之於詩夫誦詩可以達於政得意可以忘於言故不適當世之用者佔畢徒勤無當於誦也不窺作者之指者屬詞徒工無當於詩也某雖不敏以是二者而信

於公儻亦所謂頌而無諂者歟

高三谷兄六十壽詩引

三谷高君者少承弓冶之遺樂志田畝頃避萑蒲之警託跡市廛貨環堵以安居收甔石而麤給所與厚善半是哀慵每良晤之從容佐清言以醇醲相得驩甚殆無間然維歲仲冬適周六甲與之偕老欣有令妻早同拮据之勤晚共優閒之適爰申頌禱往侑壺觴夫樂貴得之乎心不繫身之所享心貴足乎其分不由境之所緣

今君無饑寒以累心有吉甘以供客委順而已惟目前之為娛達生者乎何身外之足慮朋簪合康爵陳餅花無謝於春英窻月猶同於秋影予雖止酒性喜啜茶既厭厭於永漏咸衎衎於長筵還聞閒居亦饒樂事肅矣齊眉之案敬接孟光淒然擁髻之音頗憐樊嫕弄機杼於纖手有布如紈羞脯醢於柔顏其匙流滑逸我以老誠有味乎言之求多於天非所望於君也濫賡珠玉重冠穢蕪賦者六人吟成七字

學古緒言卷二十四

學古緒言卷二十五

明 婁堅 撰

題跋十七首

題歸母壽詩後

右詩凡同賦者皆平日所與厚善不以告餘人故詩止於此子魚謂予菡長屬識其後葢大母之食貧而能甘其勞以朂子之學旣貴而無改其度以成子之名雖士

人猶難之非獨閨門之範而已其見於頌且祝者固已焜燿厥詞竊以謂侈言之未若稱其概者之尤簡而核也若長君給諫以孝友恭儉刑於家之人外内無間言至其依依於大母固不以名位之通顯而易其朝夕之養也徒以有仲叔在於法不當請告於私可以自慰葢曰吾一寒士今之為吾親榮者非朝廷之恩寵施於無窮也哉其必將以守官竭節養太母之志也憶昨北上過余為别言吾若幸而得請備官藩臬奉母而行則泰

之西楚之南猶吾庭左也語畢因低回黯然葢其篤於孝若此顧頃者同官寥寥勢未可以請耳然太母春秋雖高尚康强如始哀之年君即去左右無憂也方今朝廷清明士大夫咸知矜名尚氣然或本亢直也而反類於同本寛平也而時出於訐本一事也而兩人共之是其同乎已者非其異乎已者議論不務求其當而多出於私意此於天下之勢已若趨於可憂他日有竭忠盡言不求異亦不尚同是惟無言言則必天下所未覩其

倪衆人所未得其平者也此非君而誰望哉夫如是則立乎朝廷不猶愈於日侍太母之側乎哉是之謂忠君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子之竭力臣之致身道一而已為人臣而内顧其私與為子而好貨財私妻子等耳故竊以知君之深期君之遠者因是而一畢其愚若夫不識時宜不原物情妄言之而冀賢者之或然之此野夫之常曷足怪乎

書張季脩遊峨眉山記後

君子之得其志也功施於當時而名聞於後世葢莫不勞精神疲筋力以圖之固甚瘁也而中有慕焉恒若翹首跂足以俟者雖巖觀川遊追勝概滌煩襟有不足動其心矣及夫事過而追思之孰害其成孰攻其瑕若酔中得醒然後知為憂患之途不如優游田里之為適也於是有逃名匿影謂百年為瞬息希服餌以長生於是有攝心安禪謂形骸之虛幻躭禪悅以證悟此又流俗人之所姍笑而儒者之所不道也若然則婆娑小官有

舟車以代步涉登眺絶域指氷雪而洗炎蒸極幽遐之大觀無尸素之內熱孰有如吾季脩之斯遊者乎雖然山川之勝人共領畧而趣或迴殊耳目所窮境即平分而中有獨賞如季脩者雖一丘一壑可也而文詞又足以發之其簡潔也足以發深思其詳核也足以告後來迴環諷誦恍若置身百里之巔而極目萬里之境矣君固形神俱遠而予亦神遊其間不在斯文乎余與君少同志長同不遇晚而君宦遊巴蜀余跧伏菰蘆似不同

矣然而君有紀遊之篇必屬其子以見示意其胸懷之果有合歟輒為序而歸之

題草書叔達鴈字詩後

唐叔達表兄聞時人多賦鴈字詩有會於心率然命筆三四日間得詩二十四首大抵或起興於二社即轉入於六書或取材於字畫即回盻於鴈羣此亦作者所同也然而用事過多則機神未必能流屬思過苦則采色何由克稱巧既易纖而難雅質又多頹而少腴非意㝠

句先何以極於變化非力𩛙格外何以妙於合離若此詩可謂備之矣而高處尤在千四百言之多意到筆無不隨五十六字之中篇終法無不合恠奇超忽響亮昂藏不同體物之拘牽直似寓言之縱恣必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從子敏恭字伯安紹世業於軒岐託雅尚於點畫予既屢以診視爲煩渠亦邀以揮灑爲報爰以小草錄一通貽之若非永爲家藏即當公之好事云爾

書程孟陽詩後

孟陽少喜為詩於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愛少陵之作其在於今嘗稱李獻吉雖規規摹擬而才氣實非餘人所及也甫冠即棄去經生之學而一意讀古詩文久之豁然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靡不窮其所詣至蘇長公往往或斆其體或次其韻若將與之並騖者比壯且衰其為七言近體以清切深穩為主葢得之劉隨州為多若曰杜之雄渾逸宕當今獨立千古善學者正不當求肖於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或去之遠也家

本新安少而遊吳所交江以南知名之士邂逅語合不以別久近為親疎性又嗜古書畫即非力所及一經於目能為人具言其所以妙顧以不善治生數輕去其家有能知其詩文兼重其為人者要與之俱未嘗不從也然足跡所至僅北踰汴渡河至潞西浮江至武昌而已君平生不欲輕刻其詩以示於人至人有欲得其詩或為手錄百千言或取諸腹笥頃刻誦數十篇無倦色當其在潞也乃肯彙次其近作刻以應人之求兼還寄其

所知予得而讀之所師法不必同同歸於自得而已近世之論非拘拘步趨求面目之相肖即竒為新異抉摘句字為悟解如是而已昔予嘗聞長者之論凡為詩若文貴在能識真耳竒真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竒道一而已矣唐之詩人固多卓然名家而尤以李杜並稱一或較其優劣輒貽譏於不自量以此知昌黎非獨高文雖其詩間或過於豪放亦不當輕議之也彼有所自得焉耳若北宋諸作者通經學古皆可謂言語妙天下至

所自得於詩亦豈尋常之琱繢所可幾及而世乃目之為靡為界不知其所謂畢且靡者何等也屈原變詩為騷自我作古而或者猶執九歌九章以訾卜居漁父彼不知也曷足怪乎譬之味焉如其衆口同嗜即易牙之調也譬之樂焉如其百疾俱療即盧扁之劑也假令庸醫處方疾危挾匕而曰我易牙我盧扁也將嘔噦僵仆日相尋焉尚何望於適口却疾哉如孟陽之詩叔達論之詳矣而書來亦屬以一言予以為可無贅也則書其

自少至今相與共商此道者以塞其請且以示兩家子弟茍有志焉求之於是編有餘師矣

書徐汝廉一題六義後 題為先生有命富貴在天

昔人論魏晉時書至謂結體之變亦非後世所及蓋其心手相應巧運法外誠有然者嘗以是求之文辭惟詩歌多有之就一象一事而窮工極微篇各臻妙然實迭出於衆能者之手非一人所能辦也雖李太白杜子美之豪蕩揮霍多至千言若其一題數十篇或古或今要

必各有所指與倡和之作異矣惟今之制舉義不然昔日之神奇固今日之臭腐也轉相追逐月異而歲不同以故今者務多連篇異構以自見其有餘然不過竄易首尾别施面目非真能變也友人徐汝廉為此題七篇每讀一篇若不復有諸篇者出奇無窮幾無一意相襲當汝廉注思為文時或以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而又不忍捐其愛也故為是變幻以盡其中之所欲言此與書法之變何異然以汝廉之才如此世未有能知之者所

以自託於斯題也歟顧其文辭縱逸蕭散向既戾於拘攣而今復遠於鉤棘或謂盍少貶焉豈猶以世之知汝廌與否固在汝廌也耶撿之篋中偶逸其一刻而傳之人人庶幾有同好焉

汪杲叔篆刻題辭

予不能作篆及八分書而意乃篤好每覽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以謂晉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為工惜紙素之傳日以湮滅無由得覩鐵畫銀鉤獨幸此二刻時

代加遠而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間有示予漢人印章或金或玉往往見其字法俯仰顧盼與二刻絶相類葢其出於荒塚野田為好事者之所箧藏而傳玩亦已多矣顧其屢變屢下寖遠於古自頃百餘年之内世之留意於篆刻者不少獨新安何震長卿上窺漢氏下逮勝國靡所不考遡其師法得於吾吳文壽承先生而精詣過之矣所未及於漢者於古澹簡遠猶有間耳今年春始識汪君杲叔家本富人愛奇成癖盡耗其資獨以此

道自喜高處殆不減漢而間亦雜出於時之所尚子戲問之曰君既能摹漢矣而終不能不爲今何耶則啞然笑應曰始吾之學之以寄吾意也故一意惟漢人是師意所獨愜有喤爲拙弗顧也今者吾貧且衣食其中吾知求合於衆目而已不必於愜吾意也衆且說之即未必合也吾惡得而不然衆且譁之即果有合也吾惡得而復然此吾之所以不能純乎漢也子則又語之凡衆之所爲喜而礜愲而誹生於其人之心目耶抑或在其

口耳之間耶如其心與目也子患不能為漢安問其他
如為其出口入耳也人當論衆寡耶抑論其知不知耶
其始也知者之口不能勝不知者卒也不知者之和終
不能勝知者子姑守子之自信焉舍此而欲為子之衣
食謀吾恐夫衆之誹譽不以子之技而以子之所黙有
制自今以往將有謝子之不純乎漢者則如之何若予
者葢所謂不能篆與八分而獨好石鼓國山之刻畫者
也又以為漢氏之摹印與此二刻合者也子且以為知

之耶其不知之也耶

自題草書卷後

草書不難於放縱而難於簡澹逸少書見於閣帖者宜其為百代所宗也獨張懷瓘之論小異此與文皇過取子敬或皆未足全憑耳伯高藏真相繼以狂草名世張書不多見所見或多贋本米元章以伯英虎丘帖謂本伯高差可髣髴素之自叙雖姿態縱逸而法度森然比之晉人獨少韻耳米論真書微不滿於顏柳挑踢即此

可以論草書矣自魯直極推揚少師往往以奴書為誚而晉唐典刑未免掃地宋人之草惟薛道祖謹守前規元章臨本時露本色蓋草書之法自是幾不傳於世矣今人滲解怒張便自號為顛素人亦以是稱之如祝京兆筆力非不矯矯求之伯高藏真尚多乖少合況於晉人之遠韻乎予少而好書尤躭於草頗從淳化太清寳見古人之概然恨刻本止存形模絕無神采平生見蘇米真迹雖率意之筆亦自爛然世人遂欲以趙吳興壓

之此似是而非吳興勝場當在小楷其最合作亦非若今世所傳石本也然此三君子者特多真行未覩其草草書獨藏真題曹娥絹本後小字運筆如遊絲最為奇蹟又見逸少十月廿七數行乃知古今人不相及若經麈刲此或謂唐人雙鉤則不可知要必非後之君子所辨耳予自獲覩此尤喜作草書時於題扇得數行合而不知者往往索真不得乃及於行又次及於草殊可笑也今日偶書此卷雖筆不逮意亦差賢於世俗之豪放

矣因卷有餘紙信筆漫題

胡禹聲篆刻題辭

新安胡禹聲工於篆刻而為賈人遊數東至海濱嘗為予言何翁長卿其所從受學也自頃年好事多汲漢人印意至摹刻而傳之視勝國吾子行諸人所見不啻數倍矣長卿晚年益精其法殆無遺憾其始蓋得之吾吳文助教壽承文之篆刻學漢淳古而自出新意盡掃國初以來師承模範長卿學之凡刻白文一稟於漢而朱

文則間用近代所尚務為奇詭然予嘗聞何非獨刀法精詣於繆篆尤不苟也每遇其難至累日參考加以覃思必無一畫不愜於中所獨知然後刻之葢雖一藝之工其用心勤力必非人所及知類如此矣世之苟售欺於一時而不顧識者之笑者豈少哉禹聲既領悟師傳予將從容叩其所得於何者必有異焉而未暇也

題手書金山詩後

昨歲庚戌仲秋之初侍御韓公以視鹺還朝某與二三

子追送京口期晤金山因得先渡爲信宿留上高臺臨絶壁緬想舊遊有如昨日於時秋暑未退相與露頂跣足徘徊浮圖之側招遠風而散煩歊驚濤暮颭涼雨晨飛晦霧明霞之變危檣短艓之過目之所接心爲慢然散步回廊讀嵌壁詩或謂新安方君四篇差爲贍麗然未極性情之致也歸舟笑言小間各賦七字句數亦如之將刻石送寺僧而未暇也倏忽便已歲餘念日月之遄邁知頹暮其幾何因楷書繭紙一本奉寄侍御公留

為他年故事云爾辛亥重陽日題

書募緣造經冊

今年春浮屠悟凡來自天台國清謁予而言將造經數十函載之還山終老持誦以莊嚴佛事非得善信檀施則弗克以為有兆焉告以吾緣在兹所以來也今者日捧一函行於道塗顧未有遇焉聞子儒也而託於禪請為我一言以先之予應之曰子之師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且得無言乎茍為之徒且得無誦而講乎其言

教理行果與儒之言文行忠信一也然吾嘗怪儒生誦法孔氏而夸考其行蓋求與之合者鮮矣豈非以身世為之累而名利為之誘哉惟爾浮屠去其父母妻子凡生人之所重若蔑如也是宜守其師說獨愈於儒生而吾求其人乃亦未可多得者何歟或其始之所由入信未具而輕闖其籓乎今子之稱也非少而髡中歲始有慕焉信其空幻之說以為實然故決然捨去生人之所重則可謂已信矣信既具而不由十二部經入恐其遂

之無從也子從深山來無所望於世而惟經是求入之閘之有不捐所愛以為施乎然令得之於文句而不能契之於身心將與俗之儒無異已捨其所甚重而或逐逐焉於其所不足戀則無乃捐髓腦而獲爪髮歟吾知其必不出於此矣夫國清智者之所創也彼葢以判教為宗般舟三昧為證傳之其徒自灌頂而後深於義學者代有人焉吾不知今之與子為侶者有能紹明焉否耶歸而求之以持誦為入門可也既與之言遂書以授

之

為募緣僧題疏簿

人生百年朝晡所需纔米一升歲不過三石許而足也設有富人能捨百石為施足以贍三十人矣若有父子再世至於百年凡所贍給葢三千餘人之多天下大矣富家厚積不為少矣輕財厚施以此一人推之何可縷數所活困乏之下至操瓢乞丐之流不可訾省則其為福德豈可量哉況以供赤髭白足使梵唄之聲日滿人耳

喜捨之德日熏人心凡佛氏所稱淨土及妙莊嚴世界曾有一言句之非真諦實相歟然而世之居高享厚謗佛毀祖而滅無因果者為不少矣則以溺於有相忘其宿植業日深而根日削故也盍試於鐘梵聲中思積於無用遺所不知等歸於空因於光明藏內捐我所贏濟人所乏不足樂乎則法報化三身同於一實去來今三際總是真空即以證檀波羅蜜可也

題無隱師卷

若直以晦堂長老與山谷居士問答一段謂是無隱則法師今日開堂演說脩多羅了義經從教麈尾盡落不識有隱與不若猶未也自向世尊拈花微笑處領取正恐茫然墮在此老雲霧中後來棒喝法門與維摩默然同一鑪錘點化不少如何三玄五要還從口授竊聽盜法元屬耳聞恰又似觀世音圓通今實不欲更以語言相質却有一句商量直心是道場可是無隱大意不

題月印師刺血寫報恩經後

學佛者多以苦行作佛事若刺血寫經其尤也非大願力非深心慈豈能積成卷袠使人於一展誦間知皮肉髓腦盡屬可捐陽燄空華總無足戀於區區百齡俄頃見歷歷三身顯現豈不死生僅同蟬蛻而譽誹等是蛙鳴乎一字即五大乘一念即萬億刧雖欲以言語讚歎亦了不可得矣

題西域僧左吉古魯卷

釋氏末法有教理而無行果然行亦多有之其不成果

者以心未了故也予嘗疑捐篤沙門不知視此中何如又不知達摩東來以後五家禪宗彼亦或聞其說否自漢至今度流沙而東者代不乏人其自震旦而往玄奘一人而已世尊拈花迦葉心領彼土自有正傳千七百則葛藤或不須耳吾東土以講誦作佛事而西域純以呪力加持皆未知於明心見性何如頃者左吉師𫓧錫至吳獲與之接惜其為漢音不甚了了無從而得其詳也但聞其國人皆慈心不喜鬬爭而四國服從無敢抗

者豈釋種宿緣已畢於流離之屠戮乎唐史言中天竺兵精最强四國皆臣之而右衛長史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與連戰三日俘其王阿羅那順以歸史氏之言或亦非誣豈今昔之習固有殊歟并識之以俟卓識

題汪杲叔印式後

予嘗竊歎生乎百世之下而得與古人接者經史之外獨有鐘鼎所鑄碑碣所刻之遺文然而秦漢以來之僅存者欲一覩其遺固已鮮矣況其精神之寓於紙墨者

乎獨公私印章尚有存者而唐宋迄今多不能高古自刋行印藪一編而好事者葢多收藏古印或玉或金水湮土蝕之遺往往出於人間其篤好而極力追倣之者歙之汪君杲叔其尤也然亦間為時俗所尚别出纎妍工巧以投其好葢時有之譬如士人好古博學而未免為應俗之文誠有不得已焉耳友人李長蘅論此極當然而杲叔貧甚藉以餬其口焉決不應違時乃爾予是以嘉其好古念其困甚而又為之解也

有字為非予者戲題其卷後

諸君子之言非予美矣而閑馭更請題其後夫事之入於非者舉不欲其在我也事之出於我者又鮮能知其為非也汪君之以非予自命貴其能知之也苟能知非則雖無予可也予且無也而非安從生雖然吾試言其近者是非之相形理之所是衆之所同與也而自謂是者則其非必多矣理之所非衆之所同去也而自謂非者則其是亦必多矣盖君子之所貴於自知者如此

題手書陶詩册子後

陶詩所以妙絶古今正在胷中超然非聞道者決不能為此語也區區以文字求之抑末矣如唐世詩人最多獨推李杜豈止才力豪健凌跨一代而已葢二公之所自負讀其詩可以想見焉唐以詩取士其較量工拙直在句字之間不復見其人之性情失詩之本來矣世人以詞格論詩正如以形模論書若然則王著當在蘇米之上耶龔石巖方伯致素册索書為録陶詩因題數語

以質之

學古緒言卷二十五